

文人筆下之夫妻深情 ——寫在蘇軾〈江城子〉與陸游〈釵頭鳳〉讀後

劉衛林

蘇軾〈江城子〉

十年生死兩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難忘。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。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。
夜來幽夢忽還鄉。小軒窗，正梳妝。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。料得年年斷腸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岡。

陸游〈釵頭鳳〉

紅酥手，黃藤酒。滿城春色宮牆柳。東風惡，歡情薄。
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。錯！錯！錯！
春如舊，人空瘦。淚痕紅浥鮫綃透。桃花落，閒池閣。
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。莫！莫！莫！

蘇軾〈江城子〉（十年生死兩茫茫）與陸游〈釵頭鳳〉（紅酥手）同寫對其愛妻之深情。前者寫與其前妻死別之悲，後者則寫與其前妻生離之苦。兩篇皆寫與愛妻之離隔，東坡一篇則見其情深不能自己，「小軒窗，正梳妝」二句，雖以白描出之，而平生恩愛，十年心之所繫，竟盡在六字中見之。一篇

心情處處矛盾，而又處處比對。縱使相逢之願，竟藉夜來一夢成真。十年之生死茫茫，竟得一夕相對，然而即使話淒涼有處，卻又相對而無言。文學中表現人情之至悲痛者，每不在於呼天搶地之嚎啕大哭，而實見於此無聲淚落之中。於此東坡寫盡中年思憶喪偶之情懷，年華既老又飽歷人生憂患後，傷痛一在內心滴血，故全篇情緒雖激越，而畫面則極度靜默。篇中見東坡之思前想後，迴腸百結。妙在愈擔心設想，愈見其心事難平，與思憶愛妻之深刻——此所以本篇足以傳誦千古，在情深而真摯，不待於造作修飾，而自能感動百世之故也。

放翁之作亦寫與愛妻十年闊別重遇之情，然而「東風惡，歡情薄」，與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」諸句，其怨多而憐少。宮牆柳之影射，尤為刻薄。是以唐琬和篇，開始即有「世情薄，人情惡」之語，與傷「雨送黃昏花易落」之句，蓋感慨此身既不幸遭人放出，而所愛猶涼薄至斯，竟將離異與一腔憤懣悉遷怒於其身上。故世謂唐氏答和放翁此篇後，遂至於鬱鬱以終，其說雖出臆想，然亦合乎情理者。此故放翁每至沈園憶舊事，皆所以沉痛至極。至暮年行將身死，而於此不能或忘者，固在於一時怨憤成篇，不意竟深刻傷害摯愛，大錯既無法挽回，致有悔咎終其一生耳。

兩篇若以筆法而論，放翁之作傷於直露而少含蓄婉轉。如「東風惡，歡情薄」與「一懷愁緒」等，皆以說明為之，前二句且跡近謾罵，大非詞本色之所宜，亦欠深婉風致。然其成篇本在抒懷，亦不必強以下筆必求委婉責之。東坡之作婉曲，一篇本以柔腸百結，情深款款出之，乃人情本然之流露，亦未必有心為之也。然東坡「小軒窗，正梳妝」與「明月夜，短松岡」諸句，其愛憐之深摯，直死生之不渝，倘使唐氏有知，恐亦傷其後死歟？及唐氏香消玉殞後，放翁亦終生悔恨而不能忘

情，倘得在生時真能珍惜，又何必追悔於死後，此所以古人有不如憐取眼前人之慨歎也。然文學之所以成就，多因人之情癡，正如曹雪芹題《石頭記》之詩，有「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，都云作者癡，誰解其中味」之感喟。若非執著於貪嗔癡，亦難以多情；若非多情，亦難以為文人。詩詞之所以能感動人心，甚至得以傳誦千古者，其理蓋亦在此焉。